

## 塞上秋行

## ——癸卯年中秋榆林访古手札

○张兴源

2023年，岁在癸卯，中秋时节。我打延安动身，沿无定河直向北去，奔往榆林。

从参加工作，到后来进入延安日报社做编辑记者，近50年鞍马劳顿，名山大川与尘世巷闾见过的固然不少，但若论刻骨铭心的故土情缘，还数陕北大地上每一寸山脊与沟壑。

此番成行，看似闲云野鹤般地随心所至，实则是中年之后（我的内心，一直拒绝这个“老”字）的内心召唤。北方的秋天来得极快，快到像是有人一下子揭开坛盖，将一坛子的凉意倾泻而下。我一个人带着行囊，开上我自己的爱车，从延安出发，向着榆林一路行进。窗外先是沟壑纵横的黄土丘陵，继而是渐渐平坦开阔的塞上原野，那些在我的《杏雨村随笔》中曾用文字丈量过的故土山岭，都以一种沉默而浩瀚的姿态在向我告别、向我迎接。

车到榆林，已是暮色四合。我落脚在榆林古城的南门口，沿着榆阳东路由西漫步，但见街道宽阔、市井繁华。然而这份繁华若比起白日里的喧嚣来，更像是一幅褪了色的宋人院体画——恬淡从容、不失体面，可骨子里却沉淀着一种来自边关的凛然之气。这气息无形无影，却让人觉得这座城市从没有真正被烟火日常消磨掉什么，它始终清醒地站在土地的北端，背负着历史全部的重量。

翌日清晨，我便起身前往镇北台。

镇北台位于榆林城北4公里处的红山之巅，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，次年竣工。这座4层叠起、总高30余米的砖石建筑，与山海关、嘉峪关并称为“长城三大奇观”，素有“万里长城第一台”之美誉。

站在台上，我不由得想起明

朝“隆庆议和”之后那段“蒙汉一家”的和平岁月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，隆庆五年（1571），明朝与蒙古鞑靼部达成和议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，在长城沿线开放11处互市场所——榷场。40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繁荣的集市早已被黄沙掩埋，就连城墙上的砖缝里都长满了芦苇和野草，可那股子“化干戈为玉帛”的大明气魄，却依然能穿透时空的烟幕，震撼着我的肺腑。

我在这高台之上踱步徘徊，秋风从北面刮来，带着毛乌素沙地特有的干涩气息，吹得衣裾猎猎作响。

从镇北台下来，不过三里之遥，便是红石峡。

红石峡位于榆溪河畔，两岸红岩壁立，因岩质呈红色而得名。峡谷东西崖壁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自明成化年间以来180多幅摩崖石刻，题诗、纪功、纪游、喻景、抒怀，诸体书法并存，真草隶篆俱全，被誉为“塞上碑林”。我穿行其间，只见篆体的“横云”如蟠龙游动于石壁之上，楷书的“磐石千秋”苍劲挺拔，草体的“威震九边”笔走龙蛇，令人肃然起敬，行书的“雄镇三秦”端庄大气，尽显荡气回肠……

次日上午，我打了一辆出租车，前往靖边县境内的统万城。

统万城位于靖边县城北58公里处的无定河畔，是东晋时期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都城遗址，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基本完好的匈奴都城遗址。始建于公元413年，赫连勃勃征发秦岭以北十余万各族民众，历时6年建成。

统万城距榆林市区160公里，一路穿沙而行，沿途尽是毛乌素的黄沙和零星的沙柳。出租车司机是个从神木来的小伙子，皮肤黝黑，说起话来声如洪钟。他告

诉我：“张老师，您别看这地方荒凉，夏天气温能到40来度，太阳晒得人头晕，可这座城就在这儿杵了1600年，风吹不动，雨打不垮，你说它怪不怪？”

到了统万城，我在遗址区里走了一遍。据说赫连勃勃当年筑城时极其严苛，要求工匠用蒸土筑墙，再用铁锥检验——锥入一寸，即杀工匠，并将其尸身砌入城墙之中。这样的律令固然血腥残暴，倒也确实筑就了这座“坚可砺斧”的千年不坏之城。

出统万城，站在无定河边眺望，我对面就是大漠。无定河两岸，秋草枯黄，风沙弥漫，让人不由得想起唐人陈陶的名句：“誓扫匈奴不顾身，五千貂锦丧胡尘。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”

在榆林的第三天，我拜谒了神木石峁遗址。

石峁以“中国文明的前夜”入选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“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”，其皇城台、内城、外城三座基本完整的石构城址互相嵌套，宏大的石砌城垣、精美的玉器壁画，无不彰显着4300年前先民的非凡智慧。

从石峁回到榆林市区，我特意绕道去了榆溪楼内的宋夏历史文化博物馆。

我在这里读到范仲淹在延州（今延安）写下的许多奏章与边事记录，也读到李元昊在横山筑城设防的种种举措。

在榆林的最后一日，我特意留出了一整个上午，前去寻访西夏罗兀城遗址。

该城于宋神宗元丰四年（1081）被宋军占据后改称同武城，城垣呈三角弧状，残高约数米，夯土层清晰可辨。

我费力地爬上山坡，在残墙断垣间逐一察看。我想象着当年

西夏铁鹞子军在这里列阵南下的景象，又想象着北宋禁军翻越横山向这座孤城发起冲锋时的惨烈场面。

我在这残城上坐了一个多时辰。秋风起于无定河畔，裹挟着沙粒，打在脸上微微生疼。我在想，千年前的宋朝士兵站在这里是什么感受？西夏人又是什么感受？如今剩下这一座座沉默的遗址，和一些刻在残碑上的斑驳文字，倔强地在风沙中向每一个前来叩问的人述说着当年的血火与悲欢。

黄昏时分，我回到了榆林古城。老街两旁的店铺里飘出羊杂碎和红枣的香味，摊贩的叫卖声夹杂着陕北说书的胡琴声，一派安闲的市井景象。我推开一家小面馆的门，要了一碗热腾腾的羊肉饸饹，就着一盘腌韭花慢慢吃着。榆林不只是一块英雄好汉的土地，它更是一部写在沙土与石壁上的历史。这些遗址都是同一片土地上不同时代的人们，用自己渺小但闪光的生命建造出来的。

从小馆出来，已是华灯初上。

我顺着榆溪河畔的步道往南走，河水很静，月光洒在水面上，碎成千万片银鳞。远方镇北台的身影巍然不动，红石峡的摩崖石刻在暮色中隐去了棱角，统万城的白色城墙在夜幕里幻化成一串模糊的思念，石峁的巨硕城垣与罗兀城的残破土垄，连同宋夏百年烽烟的记忆，全部沉入了时间幽深的暗处。

榆林的故事，说到底还是陕北的故事，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故事。

我独自走在回宾馆的路上，月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、很淡。我合上手机，将这场塞上秋行的记忆收进心底，存放在那些我迟早会用文字重新书写的页码之间。

又是一年高考来临之际，女儿去年高考时的情景又清晰地涌现在眼前，心中依然感慨万千……

我们提前一天从宝鸡把女儿接了回来。太白的家离考点特别近，而且考试期间气温舒适，环境又熟悉，不用来回奔波，省了不少心。

回到家里，女儿带的书零乱地堆在书桌上、窗台上、床上。她坐在中间，一会儿翻翻这本，一会儿又翻翻那本。看着她漫无目的地翻来翻去，我那颗紧缩的心缩得更紧了。唉，还是出去散散心吧！我连哄带劝地牵着她的手，慢悠悠地往翠砚山走去。一路上，我使劲掩饰着心烦意乱，和她聊些轻松愉悦的话题。平时爬这段坡路，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可那天我却气喘吁吁，浑身发软。站在平台上，对着东方双手合十，虔诚地默默祈祷：愿神灵保佑女儿明天好运。一阵风呼啦啦吹过，我的头发在眼前乱舞，一会儿像6，一会儿像8。我心中窃喜：难道是佛答应了我的夙愿吗？

吃完晚饭，女儿开始复习第二天要考的科目。我躺在床上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。老公问我想啥呢，我瞪了他一眼，他转身去刷手机了。我走到女儿身边：“早早睡吧，睡醒了明天才能精力充沛。”

“妈，我感觉忘了语文的重点了，数学几道大题题型我也忘了，咋办呀？”女儿有点不自信。

“没事，随便考，坐到考场就想起来了。”我故作轻松。

直到十点多，她才上床钻进被窝。我关了灯，走出她的房间。刚走到门口，她轻声叫我：“妈，我有些紧张，睡不着。”

我走过去俯下身，在她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，说：“什么都别想，好好睡觉，明早我叫你起床。”

第二天凌晨四点多，窗外女贞树上，鸟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我生怕吵醒女儿，赶紧下床关了窗户。仔细一听，喜鹊的叫声最响亮。我又心生喜悦：喜鹊窗前叫得这么欢，该是好兆头吧！奶奶只要听到喜鹊清脆的“喳喳”声，就高兴地说：“喜鹊喳喳喳，亲戚要来啦！”听到乌鸦的“哇哇”声，总免不了骂几句。老一辈人总认为喜鹊代表吉祥，此刻，我宁愿相信它是真的。

吃完早饭，我和老公陪着女儿往考场走去。步行街东口，警戒线已经拉起，警车和120急救车停在路中间。广播里正在播放考试规则，家长站满了考场门口的两边。女儿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她的手心有些潮湿，我用力握了握。看着她地和考生排队通过安检、走进校园的背影，我的眼睛湿润了——十几年的努力，就是为了今天。

广播提示考试开始，我回家准备午饭。进了门，心竟更加惴惴不安，满脑子都是考场。洗菜、切菜、做饭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我对老公说：“咱还是去考场门口等吧，在家我心慌得不行。”

我俩又急急赶到校园门口。树荫下、马路牙子上、商店门口，聚集着好多家长，却没有一丝喧嚣嘈杂。看到这场景，我心中又涌起感慨。我俩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，心里一直暗暗祷告佛祖保佑女儿顺利。考试结束的广播响了，考生陆续走出考场。父母们“哗”一下围到警戒线旁，眼巴巴地望着校园。看到女儿，我先看她的表情——没有愁云密布，我悬着的心宽慰了些许。回家路上，我们谁也没提考试的事。

两天考试终于结束，女儿犹如出笼的鸟儿，和同学逛去了。我又陷入了另一个焦灼——等待放榜。

二十四号吃过早饭，我忐忑不安地走来走去，好似囚犯等待宣判。十一点多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回想起十二年来为她学习付出的种种努力，还有应对她青春期的叛逆与执拗，让我心里涌起一阵酸楚，顿时泪流满面。我不擦，也不想擦，任它静静地流淌——这些泪，压抑了太久。

女儿和老公推门进来，看了看，又悄悄掩门出去了。过了好一阵，老公进来说：“起来做饭吧。分数上线了，咱女儿学习情况你心里清楚，就别难过了，好歹有个学上就对了。”

我揉了揉红肿的眼睛，去厨房做了点简单的午饭，却一点胃口也没有。

送女儿上大学那天，走到学院门口，她立刻被学生志愿者热情地接进了校园。看着她的背影，我的眼眶又模糊了。上幼儿园时，送她到门口，她一步三回头地往里走，背影那么弱小。十几年过去了，她的背影在我心中依然那么弱小。

走进大学校园，于她而言，是十二年寒窗苦读的一个交代；于我而言，则是一场陪伴与守候的温柔收官。未来的路，她将独自奔赴山海，而我，会永远在身后，默默守望，静待她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。

## 穿过女贞树的鸟鸣

○刘秋红

## 文济阁上望长安

○曹学义

馆由张锦秋院士主持设计，融汉唐风骨与现代匠心于一体，承汉代石渠、天禄古阁藏书礼制，筑高台重楼、方正恢宏的新汉唐建筑群。重檐高耸承天地正气，高台厚土载千年文明，整体形制庄重典雅、开合有度。建筑配套高标准抗震、抗核、防渗、防潮、防灾体系，立足极端灾害防护底线，实现典籍万世保全、文脉永久存续。馆内典藏三百余万册（件）版本，囊括盛世典籍、丝路文书、民族孤本、红色史料、多元遗存，系统留存西北文明演进、丝路文明互鉴、西部文脉赓续的完整轨迹。

文济阁以公益传文脉，以研学启新知，实行团队预约、专业讲解、集中研学的开放模式，让千年典籍走出深阁、浸润人心。立身文济阁广场，面南而立，背靠秦岭华夏主龙脉，坐拥圭峰灵秀宝地，俯瞰秦川万里、长安千载。青山为屏，文脉为魂，山河藏古韵，高阁载文明，油然而生山河笃定之感、文脉归宗之慰、民族自信之傲。

步入一楼主厅，穹顶高远、格局开阔，极简庄重的空间洗尽浮华，5万册巨型通顶书墙气势恢

宏，让人静心观典、俯首读史。光影流转间，古今文脉隔空对望，无声诠释着“典籍不灭，文明不绝”的千年真理。

丝路版本展厅之内，卷卷残牍、件件遗存，复刻出丝路万里驼铃不息、东西文明交融共生的壮阔图景。长安作为丝路原点，千年来以开放包容之姿，连通欧亚、互通有无，成就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、和而不同、融通共生的博大品格。

西部经典版本展区，系统铺展华夏西脉万年演进史。从上古文明肇始到周礼乐定宗，从秦汉一统立基到盛唐万国归心，西部山河孕育的雄浑文脉、边塞风骨、多元气韵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支柱，印证华夏文明聚散有度、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。

登临文济阁三楼观景台，枕秦岭、踏文脉、望长安，俯仰天地，思接千载。龙兴之地长安绝非一城一地，而是中华万年文明的地理原点、文化坐标、精神轴心。以长安骊山人祖庙为文明初始原点，可铺展开一套贯通天地、纵横陆海、

贯穿古今的中华文化超级中轴线体系，立华夏文脉之根，定九州文明之序。

从创世传说的文明启蒙，到史前先民的拓荒启土；从炎黄奠华夏，到周秦汉唐铸就盛世荣光；从宋元的文治兴邦、科技高峰，到明清规制天下、承古萌新；从近代仁人志士索求救国、红色火种照亮山河，再到新时代文脉复兴崛起——长安完整刻录了中华文明萌芽、成长、鼎盛、传承、复兴的全过程，更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向八千年华夏人文、万年华夏星火延伸。文济阁落址长安、扎根秦岭，正是大国立足万年文脉、纵观寰宇格局的战略远见——唯秦川可承万古文明，唯长安可定华夏坐标，唯秦岭可护文脉永续。

以一阁藏万古典籍，以一城定九州文脉，以一轴通陆海文明。秦岭为证，长河为铭，黄土铸魂，四海归宗。文济阁上望长安，望见的是千年风华，守望的是万世初心，奔赴的是复兴远方。华夏文脉必自此再启新章，贯通古今、联通中外，以深厚东方文明，照亮人类文明进步的浩瀚征途！

秦岭横亘西东，圭峰静立秦川，八百里终南叠翠含章，千载长安文脉绵延不绝。坐落于秦岭北麓圭峰脚下的西安国家版本馆文济阁，自2022年7月30日落成开馆，便藏之名山、载文于世，静守华夏万古文明基因。我久慕其名，终在建党105周年之际，随昆明路军休所中华文化溯源研学团登临此地。山河映古阁，典籍照千秋，满目震撼、满怀崇敬，遂登高望远，俯仰古今，感文脉之浩荡，叹山河之磅礴。

国之永续，必倚文脉重器；文明长青，全凭大国擘画。国家立足民族复兴全局，构建北京、西安、杭州、广州“一正三副”国家版本馆战略格局，四馆四方鼎立、经纬华夏、互补共生，共同构筑中华文明的基因种子库、文化安全的战略储备库、古今中外对话的精神资料库。北京主馆文瀚阁统揽全局、正本溯源，杭州文润阁涵养江南风雅、赓续吴越书香；广州文沁阁融通岭南气韵、联通海外文明。而西安文济阁扎根关中腹地、依托秦岭龙脉，立足西北、统领西部，集周秦汉唐盛世典藏、丝路文明遗存、边疆民族文脉于一体，补全了中国西部文明典藏体系，成为贯通古今、连接陆海、融通中外的核心文化枢纽。

文济阁择址圭峰、枕靠终南，是山河形胜的天成馈赠，更是大国审度万年文脉的深远抉择。场